

散文

故乡心影

张恩岭

周国平先生在他的《岁月与性情》里写道:“一个人的童年最好在乡村度过。一切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人,归根到底来自土地……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生命的环境……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的生命就十分孤单,远离了土地和土地上丰富的生命,与大人的生命共同体断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城里的孩子是没有童年的。”

我很幸运,我是有童年的,我虽是城里的孩子,却也有农村生活的“插曲”。那是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家随着城镇居民大下放,搬到了距县城不远的村子——祁庄。

到祁庄以后,我仍在城里的东小上学。记忆最深的情景就是上早晚自习。早晨起床没有闹钟的催促,全凭报晓的鸡提醒。全村的鸡叫声此起彼伏的时候,我就匆匆地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走出仍然漆黑的村子,一阵阵寒意袭来,激醒了仍有睡意的脑袋。举头望望深邃的夜空,星星还眨着困倦的眼睛,一弯残月斜挂天边,向大地洒下淡淡的清辉,远近的景物一片朦胧。

天亮得很快,天边渐渐发白,周围的树木、溪流也清晰起来,东方的天际出现了橙红和胭脂色的霞光。初生羊羔的“咩咩”叫声从村头传来,一群群鸭子拥挤着、摇摆着身子向河中游去。习惯早起的鸟儿在树枝上亮起婉转的歌喉,麻雀、燕子、“吃杯茶”、云雀等鸟儿在田野上轻轻地飞翔。特别是云雀,忽高忽低、忽疾忽徐,时而在低空掠过,时而冲入云霄,变成一个小黑点。

我快步走在小路上,嗅着带露水的青草和野花的芳香。我上完早

自习回来时,一簇簇淡青色的炊烟正从苏醒了村庄里冉冉上升。

傍晚归来的时候,是我最轻松的时刻,乡村也呈现出最为迷人的景象。太阳变成了很大的通红通红的圆球,慢慢地沉入薄薄的云层。一道道火红的、杏黄的、金色的霞光从云层里斜射出来,照亮了半个天空,是那样的瑰丽和壮观。有时,层层叠叠的云彩凭借着晚霞的光辉,千奇百怪地变幻着姿态,似波浪翻滚的大海,似连绵不绝的奇丽山峰,又似各种各样的猛兽。

这时候,似乎刚刚醒来的蝙蝠,特别地活跃,上下翻飞,有时会在低空一掠而过,画出一条弧线。成群的蜻蜓也振动着透明的彩色翅膀,翩翩起舞。雨后的坑塘里,蛙声一片。乡村的夜晚静得令人心惊。无边的田野,无边的黑暗,只有村庄里透出几点灯火,明灭不定。偶尔一两声狗叫,更显示了乡村大野的清冷空阔。夜空里时不时有一颗拖着长长的燃烧着的尾巴划向天际的流星,瞬间便熄灭了,令人惊奇。这个时候,我是很少走出屋子的。

我喜欢农村泥土的芳香和大自然的和谐与静谧,也因那雷电交加、雨骤风狂而振奋。一个惊雷接着一个惊雷在原野上空炸响,震得人心一阵阵发紧。一道道曲折的闪电在浓厚的云层中颤抖,划过漆黑的天空,照出了在暴风雨中哗哗作响、左右摇摆、拼命挣扎的高粱。此时,好像暴风雨在统治着世界。

我最喜欢的还是乡村的盛夏和初秋。盛夏时,那无边的青纱帐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碧绿的色彩里洋溢着欢快的希望,清凉的河水可以使人纵情地欢笑。到了秋天,我的兴趣

不仅仅在沉甸甸的高粱穗子和丰满的豆荚上,我还喜欢趴在豆棵绿叶尖上叫得十分忘情而不知危险正在逼近的蝈蝈。当然,它常常能够非常惊险地逃出我的“魔掌”。那种拖着大肚子和长长的尖细的尾巴、正在地里晒太阳准备分娩的蝈蝈,可就笨得多了,我能轻易捉住它,并且烧熟了吃它那很香很香的肉。

后来,我有幸考进了项城一中。我和家人也从乡下返城,就住在学校紧挨湖水的北岸,临水而居,成了“诗情画意”中人。

这一片湖水历史上被称为莲溪,莲溪书院后来变成了项城一中。这片湖水开始被称为莲溪的时候,是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有一位叫柳堂先生的先生在书院做主讲。他曾赋诗一首,赞美莲溪书院:“微雨初晴望眼空,莲溪门外立春风。半湾芳草紫深碧,夹岸小桃放浅红。水面浮沉双鸭子,船头漂泊一渔翁。天然诗趣天然画,欲学维摩愧未工。”

这首诗中的“双鸭子”,或许就是现在还能见到的野鸭子。每到深秋,野鸭子不知从哪儿飞来那么多。它们特别顽皮,常常贴着水面掠过,两只下垂的脚掌划过水面,形成水花飞溅的一溜长带,慢慢地又消失了。

莲溪的风景是很美丽的,春天,金色的阳光晒暖了岸边浅浅的水。一片片黑压压的逗号一样的蝌蚪,摇着尾巴游来游去。一群群鱼秧子(幼鱼)也朝着一个方向缓缓地游动。离岸稍远的地方,你可以看清一些细长的白鲢条子贴着水面追逐嬉戏,偶尔轻轻一跃,叼住了浮在水面上的花瓣或其他食物。再往较深的

水下看去,有时会发现大鱼的身影。

夏天,水面上充满了勃勃生机,茂盛的芦苇随风起伏,密集的苇叶相互摩擦,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晶莹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红的花苞映着阳光,越发鲜艳,阵阵清风送来扑鼻的芳香。清晨,岸边柳丛里的小鸟开始一展歌喉,歌声婉转清脆;到了中午,趴在岸边柳树上的蝉,肆意地扇动轻薄的羽翼,拼命地嘶鸣,那有力、单调而悠长的极具穿透力的鸣叫,仿佛在表示对炎热的蔑视和抗议,但你若耐心静听,此起彼伏的一片蝉声,似乎是一组无休止的夏天空响曲。这时,你会深深体悟到,盛夏,只有蝉的声音最美妙动听,没有蝉鸣的夏日,还像夏天吗?

最美的景色还在晚上。夜深了,月到中天,一切都显得朦胧而幽雅。苇丛里,流萤飞来了,三三两两,上上下下地飞舞,那么轻巧、飘忽,好像看不见的小精灵,提着绿莹莹的灯笼在自由地游荡,一闪一闪的,在空旷黝黑的夜空中舞蹈着、飞翔着。月亮的清辉洒在温柔、平静的水面上,闪耀着一道道鱼鳞似的银光,时不时,“泼刺”一声,一尾鲤鱼腾空而起,又摔下水面,平静的水面被激起一圈圈涟漪,不断地向外扩大,一直扩大到岸边水草里,于是,浸到水里的星星也闪闪跳地晃动起来。你若此时立于水边,凝神远眺,会如置身于“春江花月夜”的境界里,对自然发出永恒的赞美和疑问。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读完了三年初中,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从此离开了故乡。

短暂的故乡岁月,让我真正地体会到大自然无穷的奥妙和趣味。

随笔

写不完家乡美 道不尽桑梓情

陈红

故土虽离,乡音难舍。有幸再次参加2024周口籍在京媒体外宣恳谈会,现场聆听家乡的宣传推介,共同见证周口的发展变化,内心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和振奋。浓厚的故土情结犹如一条温情的纽带,连接着过去和当下、历史和现实、现在和未来。

作为一名周口籍在京媒体人,总难忘家乡周口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从伏羲故都到老子故里,从《诗经·陈风》到《道德经》,周口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我们在外工作的每一位周口人内心最深沉、最坚定的自信源泉。不久前,参加朝阳区直机关工委“书香朝阳·领读人”首场培训讲座,在讲到诗人谢■时,我骄傲地跟现场的朝阳区机关系统的干部领读人说:“老子、谢安、谢灵运、谢■、周兴嗣……都是我的周口老乡!”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老家乡口,总是这么让她的儿女由衷骄傲!

作为一名周口籍在京媒体人,总是为家乡周口的巨大变化而自豪。从商贾云集的周家渡口,到日渐崛起的临港新城,承载的是周口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盼。2024年初,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周口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了“新春走基层——看大戏、过大年”主题活动,我们一行几人回到家乡周口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拍摄,我们把摄像机架在百万粉丝的称赞与仰慕的焦点上,架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会点上,共同感受伏羲文化、老子文化、杂技文化、戏剧文化的厚重,感受中心港、文学馆的时代魅力,全时段、多角度、立体化宣发呈现,全网总点击

量超4000万人次,有力提升了周口本土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飞速发展、日新月异家乡周口,总是这么具有“吸睛”的魅力!

作为一名周口籍在京媒体人,总想着为家乡做些什么。作为周口籍在京媒体人,家乡的发展变化,不仅让我内心澎湃起如潮水般的自豪和喜悦,更让我感到作为媒体人肩上的责任和重担。近年来,由我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人民日报伴你阅读》等图书,成为同类图书中的爆款。在这些热销图书中,我们编入了刘庆邦、姚化勤、董雪丹、何南等几位家乡作家抒怀周口的散文,也是为宣传家乡作点儿微薄的贡献。已经出版的作家何南的长篇儿童小说《在希望的田野上》,也是以家乡周口为故事发生地创作出来的,浓浓的豫东元素,如老家周口的地名、非遗项目、风土人情等,广见于书中。可以说,这部献礼希望工程的作品,也是一部致敬家乡之作。这部作品入选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我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底蕴深厚、文学气息充盈的三川大地,有太多值得挖掘、记录和书写的精彩。

何须登高望远,家乡就在内心深处;广积日思夜念,点滴即为河海之源。以后,我们周口籍在京媒体人将把乡情和感动化为实际的行动,搭建好、对接好宣传推介家乡的新渠道、新平台,用好手中的书写笔、肩上的摄像机,始终心系桑梓,始终满腔情怀,共同为宣传推介家乡、发展建设家乡作出媒体人更大的贡献。

诗歌

感怀二首

读张伯驹先生感怀作

苏光宇

抛去年光复始惊,疏狂唱罢意难平。
身同草芥凄凉犯,人似浮萍萧索生。
激淡江湖同载酒,归迟病骨共飘零。
时曾妄想扬州鹤,料得茶烟薄幸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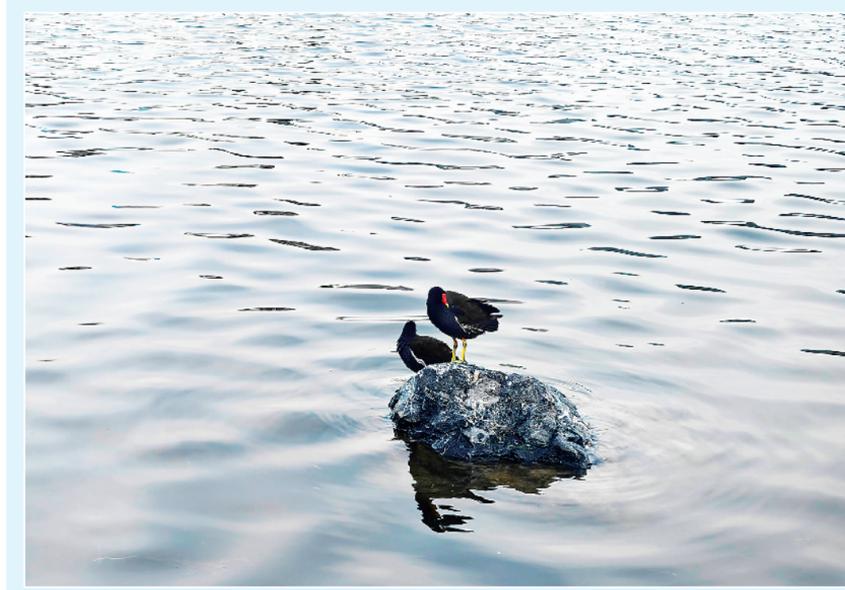
长相思·改自《读张伯驹先生感怀作》

寇凤凯

复始惊,意难平。人似浮萍萧索生。
归迟病骨零。年华逝,疏狂竟。草芥同身犯凄凉。
萦肠薄幸名。

冬趣

史学杰撰



散文

小麦的一生

田丰

“秋分早,霜降迟,种在寒露正当时。”小麦听着民间的谚语,选好了日子,在农民的帮助下,怀揣着理想,进入大地的怀抱。在湿漉漉温暖的土壤里,麦粒吸收着水分和营养,不几天胚芽泛白,冒出嫩小的尖儿,再经过七天跋涉,终于破土而出,露出针尖似的黄芽芽。刹那间,阳光来了,露珠来了,风儿也来了,迎接它的还有小鸟、飞虫。他们欢笑着,一路走来,一会儿说话,一会儿拥抱,一会儿歌唱,无数次的亲密接触,感染得麦苗绿油油的。

很快,整个大地披上了秋装。人们放眼望去,绿色的大地无穷无尽,从豫东平原向四面延伸,一望无际的原野像铺了绿毯。这个时候麦苗还不满足,他们吃好喝足,抓住冬季来临前的温暖时期,开始分蘖。一棵棵麦苗从根系长出细芽,见了阳光就展开叶片,渐渐变绿。不几天,原来的几棵麦苗生成一墩,新老麦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准备迎接冬天的到来。这是一次繁衍,也是队伍的壮大,麦子密密匝匝覆盖了田野,绿得更加热烈。

冬天到了,一场寒风吹来,大雪

落下,千树万树凋零的叶片纷纷飘落,唯有麦苗长出一身骨气,傲立原野,斗风雪抗严寒。经过一次次洗礼,麦苗依然翠绿,成为冰寒大地的主角。数九寒天,最是麦苗经受考验的时期。麦苗冻得瑟瑟发抖,急需一层棉被覆盖保暖。成片的麦苗被子保温暖!”“老天终于施恩,一天黄昏,雪花悄悄落下,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一夜间,大地皑皑,麦田铺上了厚厚的积雪,麦苗在雪被下面静静地感受着温暖。风住雪停,太阳从云层露出了笑脸。雪渐渐融化,麦苗大口大口地喝着雪水,吃饱喝足,积蓄了力量,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

一声春雷,唤醒懒洋洋的麦苗,春姑娘高声大喊:“起来吧,春天到了!”麦苗抖擞精神展开叶片,感受阳光,感受春风带来的温暖。大地复苏,憋了一冬的麦苗开始生长。拔节期到了,麦苗一个礼拜蹿出老高。人们看着麦苗从小到大,就像孩子的成长,从婴孩摇身变成了少年。你看!着一身新绿的麦苗,站在村庄周围的田野里,在春花的簇拥下,向着

春耕劳作的人们招手致敬。顷刻间,大地春意盎然,麦苗脱去冬装,换上了新衣。

初春,寒风料峭,麦苗的装束显得单薄,有时遇上下霜,也会感冒。母亲讲起霜打麦那年,小麦拔节时期,突然,一场罕见的寒潮袭来。为了减轻小麦冻害,人们在田间地头燃烧一堆堆柴草。即使这样,也无能为力,最终,小麦成片地萎蔫。豫东平原的村庄,一时哀哭声不断,村里人痛心疾首,为饥饿发愁。然而,老天没给绝路,十来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麦竟然从根部发芽,很快抽了穗,这年小麦亩产100多斤。这场灾害,让人们看到了小麦不惧苦难的坚强意志。

小麦按照生长规律,进入了拔节孕穗期。一周两周过去了,麦穗渐渐饱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晌午,悄然露出笑脸。农民来到麦田,对着麦穗,看了又看。麦穗排序整齐,个个像笑眯眯的眼,又似头戴绿巾的娃娃脸。老人凝视着麦穗,摸了又摸,那样欣喜。那个时候,正是青黄不接,村里闹着春荒,有的人家已断炊,有的只剩下不多的红薯片,他们

期盼小麦成熟,能吃上白面。此时,小麦给了农民希望。

在人们的盼望中,麦穗脱去绿衣,睁开大大的眼睛,带着一身麦芒,慢慢生长。在阳光雨露的洗礼下,不几天,麦芒挂起白点。扬花期到了,麦花包着花粉,遇上风吹,刮破花的包皮,花粉漫天飞舞,撒向一个个麦穗,花粉粘在麦颖里,完成了自花传粉的过程。

小麦灌浆之后,籽粒渐渐饱满。到了小满节气,小麦用金黄主宰大地,南风吹过,万顷麦田麦浪滚滚,奏出“沙沙”的曲调。盘旋在麦田上空的燕子,叽叽喳喳唱着丰收的赞歌。

小麦的成熟干脆豪迈。“蚕老一时,麦熟一响”,道出了小麦生命结束时的感慨。6月1日前后,小麦已不留恋世界,盎然黄亮,农民陆续开镰。一时间,豫东平原打响收麦会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景象,曾经的麦收工具有镰刀、木锨、木杈、太平车、架子车等,到了今天,联合收割机驰骋大地,高效率的收割让人惊叹。

美哉!小麦的一生。

谢谢你,《周口日报》

刘金玲

2000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考上了公务员,成为市统计局的一名普通党员干部。说来也巧,单位所在的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与原来的报社大楼仅一路之隔。

刚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统计部门的窗口岗位,那些年,每到年底党报党刊征订时,科室负责人在征询科室同志意见的时候,总不忘加上一句:“依我看,市委的机关报《周口日报》,有必要订一份……”从此,这份堪称周口人精神家园的党报,跟《中国统计》等专业报刊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时的我还很年轻,刚刚离开大学校园步入社会,正处在努力适应新工作、拼命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关键时期,对未来充满憧憬,对工作满怀热情,一门心思学学好、干好。

时隔多年,回想起自己接到单

位忠实读者,又是热衷于在文字中耕耘、行走的投稿作者。

20多年来,我与《周口日报》的故事平淡而不平凡;2005年,我的第一篇散文《超级女生的眼泪》在副刊发表,后来,《素笺情深》《爱心的阳光》《简简单单的幸福》《越感恩越幸福》《透过廊桥遗梦看真正的爱》《我的心中流淌着故乡的沙颍河》等文章先后刊登,这让我在见证《周口日报》成长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一路繁花”。

人生旅途中,总有一些人和事,始终在温暖和鼓励着我们勇敢向前。就像当年,面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仿佛大姐姐一般亲切、客气的董雪丹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任时光荏苒,我心中的感谢、感激、感恩依旧。

我要说谢谢你,《周口日报》,遇见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生在周口,长在周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周口,生命中那些高光时刻与低谷岁月,都有幸与你相伴,每一次手捧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你欣赏和品读,都能让我平凡、平淡、平常的生活变得丰富、精彩。

《周口日报》即将创刊35周年,我想说:谢谢你,《周口日报》!

35 见证·成长
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1990.8.1-2025.8.1